

80后领军人物孙睿认为：这是我《草样年华》系列中最好的一本

草样年华Ⅲ

Waiting in the Rye
跑调的青春
孙睿◎作品

终结版



万卷出版公司

草样年华Ⅲ

Waiting in the Rye

跑调的青春

孙睿◎作品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孙 睿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草样年华. 3, 跑调的青春/孙睿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6

ISBN 978-7-80759-953-1

I . 草… II . 孙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7346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 数: 242千字

印 张: 8.75

出版时间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策 划: 瞿洪斌

责任编辑: 胡 利

特约编辑: 何 娜

插图摄影: 孙 睿

装帧设计: 伍 奕

ISBN 978-7-80759-953-1

定 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给青春一个交待

2001年12月，我21岁，写《草样年华1》。

2004年12月，我24岁，写《草样年华2》。

2008年12月，我28岁，写《草样年华3》。

前后7年，写完《草样年华》系列这3本书。

别人出续集，无论是书还是电影，都趁热打铁，一两年就弄出五六部，我七年出三本，显然不符合商业规律，没办法，东西不一样，现在这个速度我觉得已经够快的了。

这本3，可能没有1和2热闹，但我觉得是《草样年华》系列里最好的一本。

写这本3，不仅为了圆满1和2的故事，更为了圆满1和2里没写到的感受。

1和2只能算作“青春小说”的开端和发展，3才是高潮和结局。

这本3，写了青春快结束时的苟延残喘，和对生活的重新发现，有些地方否定了1和2的人生和世界观。

否定自己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，早晚的事儿。

杨德昌的电影《一一》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片尾七岁的小孙子面对奶奶的遗像说，“我觉得，我也老了……”

多年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电了一下，这个小孩说出了一个事实：不是非得头发白了、老二耷拉了、乳房下垂了才算老。老是一个心理概念。

有时候“嘎嘣儿”一下，你就觉得自己老了，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。造成“嘎嘣儿”这一下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你看见比你小的孩子拿着一个你不熟悉的电子产品，比如你听见一句你听不懂的话，比如你在球场上启动的那一瞬间已经被别人甩下很远，比如二尺三的裤子你再也系不上扣了，比如天一黑就想在家睡觉了……这一瞬间，无处不在。

一觉得自己老，做事儿自然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用文艺点儿的话说就是，成熟了。

写小说是件很伤神的事儿，这本书写完了，我该养养神了。

《草样年华》系列这3本，再加上《活不明白》，算我在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对青春有个交待。

接下来写什么，怎么生活，还没想好。生活很像一个游戏，空当接龙——无论到哪儿了，后面总有能接的东西。

孙睿

2009年5月

楔子

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到了正南。周舟不见了，桌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有周舟留下的话，她说她走了，还是去法国，本来可以不走的，但是她主动申请去那里，飞机是今天中午十二点的。

我大吃一惊。昨天晚上周舟之所以不让我碰她的包，也许正是因为里面装着机票，怕我看见了会挽留她甚或撕掉机票。为什么我没有坚持打开她的包看看？为什么昨晚我没有对周舟的举动产生怀疑？为什么今早周舟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我竟然毫无知觉？

我满心懊悔。

我看了看表，估计周舟已经登机了，我急忙打手机，却传来号码已注销的声音。

我抬头望天，希望飞机从眼前飞过，让我再见周舟一次，但是天上只有光芒万丈的太阳，把我的眼睛灼出两行泪水。

——《草样年华2——后大学时代》

第一章

0

如果生活是一张试卷，六十分就够了，但很多时候连六十分都得不了，还得补考。

1

三年前，我就折过一次，后来苦苦寻找补考机会。
可是，一直没人发我卷子。
偶尔有到手的卷子，打开一看，不是我要考的那门。

2

我在等一个人。

为了让周舟在某一天想联系我的时候能找到我，我手机丢了后，本来可以换个新号码，但我还是费尽千辛万苦，翻箱倒柜找到原卡密码，重新补办了一个。

可是该来的电话还是没有来。

3

周舟刚离开我的那段日子，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灰的，天空、城市、街道、人群、红绿灯，全无例外，毫无生机的一片死灰。只有到了晚上才不灰，全他妈黑了。

男人和女人，就像买房子。从男人出生的那天起，这个世界也就有了一个本该属于他的女孩，此时的女孩于男孩，就像期房。男孩到了该有女朋友的时候还没有，就相当于延期交房。后来男孩有了女朋友，开始谈恋爱了，相当于在装修。如果两人谈得不好分手了，就当装修完了不喜欢，重新再装。后来两人结婚了，就当入住了。如果离婚了，不当回事儿的，就当搬了回家，重感情的，就当地震了，房子塌了。

周舟走后，我的整个生活都塌了。

我曾经二十四小时挂在MSN和QQ上，等着她上线，从白天等到夜晚，又从夜晚等到白天，明明她的头像在我眼前，可就是联系不上她，这种感觉，真他妈难受。

周舟的头像始终没亮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只能看着她个人资料里的年龄随系统更新一点点老去。

实在想得不行的时候，我就给周舟留言，尽管知道她不会看到，但那些堵在我胸口的话，却不能不说。留言从最开始的几分钟一条，到最后几天、几个礼拜一条，但周舟迟迟没有上过线，我渐渐冷静下来，接受现实，不再留言。

为了填满内心的空虚，我拼命地找事儿干，无论什么人找我帮什么

忙，靠谱不靠谱，我都去，让自己一刻也不闲着，一旦闲下来，我又会想起周舟，又会难受。

第一次考研失败后，我又考了第二次，竟然考上了。考上的感觉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，除了每年九月份交学费，其他时候我感受不到自己是个研究生。导师基本不管我们，一年就见他两面，有一次还是在男厕所偶然碰见的，也没聊正事儿，只是共同抨击了学校后勤的不负责任，弄得厕所总有股厕所味儿。任课老师也比本科时管得松，我已经没有做学生的感觉了。

再有一年就毕业了。

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考，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心中一片茫然。

我安慰自己：未来，就是上床睡觉，一觉醒来，未来就来了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甭管睡着睡不着，未来都会如期而来。

但未来来临之前的日子太难熬了。

每当深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桌前，打开电脑，点上一根烟，看着周舟的照片，看她在照片里笑，我发呆，回忆我们美好的过去，直到烟头烫了手。掐灭，然后再点上一根。

上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首歌，叫《成长》，“日子在一天天过去，身体在一天天长高，快乐在一天天减少，失眠在一天天困扰。”现在回过头看，真是无病呻吟。那会儿虽然郁闷，也比现在痛快多了。

也许十年后，回顾现在，我也会觉得无病呻吟。可现在的痛苦已经把我折磨得够呛。别人说，看你状态挺好的啊。但我内心的痛，谁知道。

我常常渴望回到十多年前，那时候我刚上高中，没有爱情，没有苦闷，没有理想，每天的日子阳光灿烂，简单，快乐。

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上学，在这里挣钱，在这里老去。

我们都是普通人，过普通人的日子，吃普通人的饭，穿普通人的衣，坐普通人的车，说普通话，喝普通燕京。

北京装载着我们，也装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悲欢。

5

我已经到了二十多岁的尾巴，即将而立，但我不知道拿什么立。

青春还没全走，给我剩了点儿。我还想着利用这点儿残存的青春，实现点儿人生价值，找寻一下生活的意义。

但张超凡常说：“人生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，无非是上班下班吃喝拉撒买菜做饭这点事儿，要是有人非说人生得有意义的话，我看就是他故意不想好好过日子！”

很多年前，我认为他在扯淡。现在，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。

6

2008年的夏天。又一个夏天到来了，和周舟分手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

人们常说，时间是试纸，除了测不出糖尿病，它能辨真伪，识善恶，让你忘记过去，但和周舟的很多事情在我脑子里依然清晰可见，甭管时间怎么流逝。因为有些事情压根儿就无法忘记。

蓦然回首，一切像一场刚刚结束的梦。

青春爱做梦，但曾经的梦和结束了的这场梦迥然不同。

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，我更认为是偶然决定命运。

某次考试哪怕一道题，就能决定我们的命运。

某次邂逅哪怕一秒钟，就能左右我们的命运。

某次相识哪怕一个人，就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

当然，一架飞机、一辆汽车、一颗炸弹、一瓶汽油，这些都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

过去，我们往前看，看不见现在。

现在，我们往后看，全他妈偶然。

一切从偶然开始，以偶然结束。

7

三年过去了，这一千多天里发生了太多事儿，很多人的生活都改变了。

为了能讲述得更客观、更具体，我决定用第三人称来讲述。这样，将有更多人的故事呈现在这里。

8

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那天晚上，邱飞和杨阳、马杰、张超凡，四人坐在杨阳的办公室里感叹着青春和生活。桌上已经一片狼藉，啤酒瓶盖儿散落在数个一次性餐盒中间，餐盒里的菜都吃得差不多了，老醋花生里还泡着几个中南海烟头。一个雪碧盖儿混迹在啤酒盖儿里，这是张超凡的，他不喝酒，端着一杯雪碧，坐在桌子的一侧，其余三人守着各自的啤酒，分坐桌子的另三面。

桌子是杨阳的老板桌，只有上面的一台传真机看着跟办公有关，要没它，这张桌子看起来跟学校食堂的桌子没什么两样，一样油脂麻花的，就是小了一圈。

杨阳一年前中文系毕业后，去了广告公司，干了一段时间策划，每天撰写广告和专题片的文案，隔三差五还能分到几集电视剧写，那些经他手的文字，陆续变成上千万的影视产品，而他的工资仍然是几千块，无论写多少，都拿这些钱，而且电视剧还不给他署名。杨阳去找老板说理，要拿提成，老板说可以，那就没有底薪了。杨阳算了算，提成按公司的标准，可以拿百分之五，他每年为公司写出一千万的活儿，能拿五十万，于是和老板签了补充工作协议，以后不要一分钱底薪，光拿提成。签完后，杨阳说：“反正在哪儿都是写，以后我就在家写了，有活儿就发给我，开策划会就叫我过来。”

老板说：“行。”

在家待了半个月，杨阳没收到一件公司发来的活儿，也没接到叫他过去开会的电话，便坐不住了，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儿。老板说：“我这的活儿那些拿底薪的人写得过来，等写不过来了再麻烦你。”

杨阳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，挂了电话，没骂人。他说自己成熟了，以前碰到这种事儿，嘴里肯定会蹦出四个气势磅礴的字。

失业后，杨阳挺高兴，以前就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，想换工作，但碍于每月有工资保障，买烟买酒给女朋友买卫生巾也够花，便迟迟下不了决心，这回反倒遂了他的心愿。这行他也摸清了，因此决定自己单干。

于是注册了一个公司，租了一套房子，买了两张办公桌，置备一台苹果电脑，从前期到后期的活儿都能接了。

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眼前——没活儿。

影视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，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养三年。

虽然杨阳的公司目前还没有开过张，但他并不着急，常宽慰自己：不还没到半年呢吗！

杨阳公司的成员组成是，董事长杨阳，总经理杨阳，秘书杨阳，财务总监杨阳，办公室主任杨阳，前台接待杨阳，卫生保洁杨阳。

丁小乐偶尔过来帮帮他的忙，比如杨阳父母的单位又发什么吃的

了，他们吃不了，就让杨阳拿走，这时候丁小乐就会及时出现在那堆吃的前，帮杨阳消灭。丁小乐是杨阳现在的女朋友，电影学院表演系大四的学生。

杨阳为了将公司发展壮大，争取二十一世纪末在纳斯达克上市，于是他招兵买马，把邱飞、马杰和张超凡都叫到公司来帮忙，不用坐班，当然，也不发工资，等有了活儿挣了钱，再按比例分配。平时大家都干自己的事儿。

对此邱飞等人十分满足，因为即使一分钱不挣，他们也没付出太多，而且还能有一个喝酒的地方。每次开例会，都是杨阳做东，买来一堆吃的，边吃边开，有时候开高兴了，还打电话让楼下的超市送点儿啤酒上来。

之所以这几个人能凑到一起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腔热血，都有雄心壮志，同时又都很无知，谁也不会嘲笑和歧视谁。他们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什么活儿都敢接，那时候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没问题！

只要在一千万以下的活儿，他们都敢答应。因为他们坚信，找你谈一千万以上的活儿的人，通常都不靠谱，即使有靠谱的，这么多钱的活儿也不会找到他们头上来。

无论是谁得到哪家公司有影视拍摄的需要，哪怕是拍摄婚礼，他们就短信联系——打手机太贵，约在那家公司楼下见，见面后商量出一个创意，之后打电话给亲朋好友问实现这个创意要多少钱，得到市场均价后，先分析一下，这家公司的老板有没有文化，没有的话，就把均价乘以二，如果拿不准，就乘以0.8，再拿不准，就乘0.5，达成共识后，便上楼谈判。在电梯里还要再巩固一番，以免忘了哪个细节的报价，报贵了怕把对方吓跑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在电梯里议论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人，以防那个人就是公司的老板，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是没碰见过。一次在电梯里他们当着一个人的面说：“这种傻X老板不骗白不骗。”并开始构想钱挣到手后的美好生活，结果下电梯的时候，这人和

他们一起进了要去的公司，而且进了总经理室，还招呼他们也进来坐，当时他们对傻X一词的理解顿时加深了。

这天晚上他们四人聚在一起的初衷是聊点正事儿，杨阳接了一个活儿，拍摄一组手机短片，五分钟一个，一共十个，每个一万块钱。杨阳算了算，如果剧本的场景不多，人物不多，一天能拍两个，演员找各个艺术院校的表演系的在校生，其余的活儿就他们四个人干，每集成本控制在两千块钱以内，用不了一个礼拜就能挣八万，杨阳觉得这事儿干得过儿。听完他的分析，其余三人也说，确实干得过儿！

于是大家就聊拍什么，马杰说拍A片儿，这一行业在日本已经很发达了，形成了产销一条龙，并造就了很多明星，甚至还专门举办了A片儿电影节，也有最佳男女主配角奖，也有最佳导演编剧摄影以及录音奖，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，这项文化产业早晚也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，而且网络短片不用广电总局审查，咱们不用担心通不过的可能。说到这里，马杰搓着手，笑吟吟地说：“男主角也别找表演系的了，咱们不是本着能不花的钱就不花的原则吗，到时候就我演吧，我戴个面具，拍完了走大街上也没人能认出我来。”

邱飞说：“滚蛋，除了毛片儿你丫还知道什么啊！”

马杰的生理年龄二十九了，心理年龄一直停留在十九岁，说话永远不在点儿上。

张超凡说：“要拍就拍点儿有深度的片子，咱们都成人了。”

马杰说：“正因为成人了，才要拍成人看的片子，A片儿依然可以拍得有深度，可以很感人，而且我这是从市场出发，并能兼顾艺术性。”

杨阳说：“你丫闭嘴，以后不许再拿毛片儿说事儿。”

以前多次的策划会上，马杰都倡议过拍毛片儿，他已由当初的观赏者，变成致力于其发展的实践者。马杰说其实自己并不是好色，而是确实发现了这里面的巨大商机，他做青少年的时候，没少在这方面花钱，青少年的钱最好挣，不挣白不挣。

邱飞说：“别忘了你丫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。”

马杰说：“社会主义的青少年也有发育的需要啊！”
邱飞说：“不跟你废话了，你这种人就欠生在日本。”
马杰说：“不行就算了，权当我抛砖引玉了吧！”
邱飞说：“你这抛的哪是砖啊，纯粹是他妈狗屎！”

提出方案，推翻，再提出，再推翻，几经讨论，最后达成共识：拍校园短片，既好拍，也能有受众。从网上下片儿看的都是学生，那就拍他们的生活，专门拍给他们看，更关键的一点是，学校的生活邱飞等人都熟悉。

后来就这个方案继续往下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大学毕业已经六年了，四人同时发出一声叹息。

张超凡说：“六年了，我才是工程师，还没到高级工程师。”研究生毕业后，导师给张超凡介绍了一份工作，航空航天部直属的某单位，依然是国企。这次张超凡没再拒绝，他说还是捧着铁饭碗踏实，国企，只要国家在，企业就在，只要企业在，他就有饭吃，每年立秋一过，单位就开始发秋裤，他深感国企的温暖。工作期间，张超凡参与了神七火箭某部件的研发，在中国航空航天业的发展道路上，功不可没。虽然领导去基地慰问的时候他还没到能握手的级别，但等神十上天的时候，估计就能在电视上看见张超凡和领导握手了。

马杰说：“咱们有的同学都当爹了，我爸就是我现在这么大的我，我却还没后代，连给我生后代的人都没有。”

马杰毕业后依然保持二傻本色，二得我行我素，没媳妇也在常理之中，有媳妇才不正常，除非那女的也不正常。上学的时候，六个人一宿舍，张超凡买了一对巴西龟养在宿舍，几天后马杰在早市连买带抢，又以一对的价钱弄回两对，兴高采烈地向外宿舍人炫耀道：“现在我们宿舍有六个王八了！”毕业后，马杰相过几次亲，每次相完，姑娘连电话都不给他。一次，有个姑娘和他第一次见面，问他有什么爱好，他上来就来了一句：“爱看毛片儿！”姑娘听完说，你这人倒是挺真诚的。

马杰说，那你就给我留个电话，日后让你体会到我更真诚的一面。姑娘就给马杰写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借口有事儿离开了。第二天马杰打电话约这个姑娘出来再谈谈，结果打过去是个空号，从此和姑娘失去联系。事后，马杰说，我一点儿都不难过，反正这姑娘也不够真诚。

马杰问杨阳：“你叹什么气？”

杨阳说：“现在已经十二点了，楼下的超市关门了，没法儿再叫啤酒了。”说完又叹了一口气。高兴了，杨阳会喝酒；烦闷了，他也会喝酒。酒喝得越多，越能让高兴的人更高兴，让烦闷的人不再烦闷，但酒醒后，高兴的人依然高兴，烦闷的人却更加烦闷。杨阳想到了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感觉一片虚无，又把最后一瓶啤酒倒在杯里说，“喝完这瓶谁还想再喝的话，厨房里还有一瓶料酒。”

马杰问邱飞：“你为什么叹气？”

邱飞说：“不为什么，喝酒喝得我胸闷，气叹出来舒服。”其实，是他想到了周舟。如果说大学有什么给邱飞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，那就是周舟。周舟是他青春的见证，见证了她的成长，见证了她的年少轻狂，也见证了她的脆弱。往事像一部电影，在邱飞眼前一幕幕闪过。

1995年的夏天，一个瘦小的少年从中考考场走出来，他叫邱飞。他面带笑容，心情愉悦，因为有一道大题他在辅导书上见过，十几分到手了。不久后，分数出来，他比高中录取分数线多两分，就这样上了高中。他的初中同学，有的上了中专，有的去了职高，有的到了技校，从此他们开始了不同的人生旅途。

到了高中，邱飞还没喜欢上哪个女孩，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，只是对班里漂亮的女生略有好感，和她们嬉笑、打闹。他的兴趣是踢足

球，最爱上的就是体育课。他不知道什么是未来，不知道什么是生活，就知道在踢球、漫画、打闹中度过每一天很快乐，偶有不爽的地方，就是老师和家长管得太严了，每天都要交作业，放学必须回家。

1998年的夏天，邱飞高考结束了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他对大学满怀憧憬。他开始住校了，觉得生活自由多了。某一天，邱飞听到一盘摇滚磁带，觉得很有力量，从此热爱上它。又一个某一天，邱飞无所事事，在图书馆看了一天书，在书里他发觉了一个新世界。于是他开始看书听摇滚乐思考人生，他觉得自己长大了。他不喜欢长大，因为一长大，快乐就少了。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的道路上，邱飞越来越迷茫，他发现快乐的童年和少年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他变成青年了。

青年的邱飞开始喝酒，经常和同学喝到饭馆打烊。那时候无论怎么喝，第二天都不会觉得难受，照样爬起来踢球、打牌、挥霍青春。

突然有一天，邱飞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女朋友了。不久后，有个叫周舟的女孩成了他的女朋友。四年的时间过起来很漫长，回想起来却那么短暂。一眨眼，他和周舟就毕业了，两人也分手了，但仍彼此想念。他悟出一个道理：没事儿别随便牵手，出了事儿也别随便放手。

2008年的夏天，邱飞已经不再是那个瘦小的少年。他很少踢球了，看见球场上十几岁的少年，他就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，无比怀念。现在，他知道什么叫未来了。他的现在，就是1995年的未来。但现在的未来，他还不知道在哪里。

现在邱飞很少看书也很少听摇滚乐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不用再从别人那里寻找生活的答案。生活本来就没有答案。他偶尔也会喝酒到很晚，但第二天开始难受了，他觉得可供挥霍的青春已经不多了。

他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但尚未做好结婚的准备，而且还不知道跟谁结。

他想得到周舟的消息。

10

地上码了一溜啤酒瓶，已经延伸到墙根儿，桌面铺满酒瓶盖儿，餐盒里的烟头比花生米多了。

杨阳说：“咱们好久都没有醉过了。”毕业后，没有太多事情值得他们醉了。

张超凡看了看表，说：“我得回去了。”

邱飞说：“着什么急，反正明天周六，你也不上班，耽误不了你为祖国航空业的建设添砖加瓦。”

张超凡说：“我撑不住了，高三复习的时候都没熬到这么晚过。”

杨阳说：“再坐会儿，实在盯不住了你就去我那屋睡。”杨阳租的办公室是两室一厅，厅用来办公，一室留着睡觉，另一室说是当库房，以后专门放钱用。

张超凡说：“那是你和丁小乐睡觉的地方，我不睡。”女人睡过的床张超凡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躺。

邱飞说：“张超凡这毛病还保留着呢，原来我宿舍那床周舟躺过，他连坐都不坐，有一次我问他题，他蹲着给我讲了十分钟。”

杨阳这时突然说了一句：“那天我看见周舟了！”

现场顿时安静了，在场的人先是看了杨阳一眼，然后又都把目光聚焦在邱飞身上。

邱飞没有抬头，喝了一口酒说：“我经常在大街上看见某个女的像周舟，要么发型像，要么身材像，要么背影像，要么走路像，每次我都跑到她身边看，每次看完我都特失望，不仅因为她不是周舟，而且她还比周舟难看多了。”

杨阳说：“我肯定没看错，她身边跟了一个男的，我还跟她说过了